



伪满洲国秘事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

张景惠

上

王久荣 王文锋 刘晓晖 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伪满洲国秘事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

张景惠



王久荣 王文斌 刘军 编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伪满洲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王久荣, 王文锋, 刘晓晖编著,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1. 11 (2006. 4 重印)

ISBN 7-80528-385-0

I. 伪... II. ①王... ②王... ③刘... III. 张景惠—生平事迹 IV. K82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0541 号

伪满洲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 (上下卷)

王久荣 王文锋 刘晓晖 编著

责任编辑: 张雪霜

封面设计: 原创在线

吉林文史出版社 850 毫米×1168 毫米 32 开本 12.75 印张 8 插页 212 千字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 1991 年 11 月第 1 版 2006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北京怀柔红螺福利印刷厂

定价: 59.60 元

吉林文史出版社发行

ISBN 7-80528-385-0

前 言

大凡史学界之同仁皆知晓这样的道理：历史是人所创造又是人所写成的。一部伪满洲国宫廷史，实际上就是日伪政权中人物活动的历史。

近年来，在对伪满及其人物的研究方面，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一直是个“热点”。许多著述相继问世，其社会影响应该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当笔者将审视的目光由这种“皇帝热”转向伪满宫廷史的整体研究时，就发现对伪满政权中其他人物的研究显得十分冷落。尤其是对在溥仪身边长期参与政事的官闱重臣，更缺少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详尽的记述。《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一书，即是在这方面的补充之作，是对张景惠一生的真实记录。

笔者长期从事伪满洲国史及其人物的研究工作，曾翻阅过大量的有关伪满时期的历史档案，走访过张景惠的部分家属亲眷，以及在其身边长期供职的秘书、随从、侍卫、司机、仆人等，从中获取和积累了有关张景惠思想、政治、生活诸方面的新鲜资料，为编著本书奠定了较为丰富翔实的资料基础。在撰写方法上，笔者突破了以往传统人物传记的结构形式，将张景惠这一政治风云人物，放置到清末、民国乃至伪满的宏观历史背景之中，从人物本身所具有的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上卷）

时代特征入手，多方位、多角度、多层次地记述了人物的历史面貌，形象生动地描绘了张景惠离家出走，发迹绿林，受抚清廷，跻身奉系要员，出任混世总长，充当伪满国务总理的军政生涯。从不同的侧面真实地反映了旧东北一代枭雄的人生角逐与宦海沉浮。尤其是对张景惠在伪满时期，以及作为战犯接受教育改造的史实，首次进行了较为详尽的记述。可以说，全书资料丰富，体例新颖，结构严谨，情节生动，文字流畅。它既是从事东北近现代史研究难得的参考资料，又是广大读者业余时间翻阅的益卷。

这里必须提出的是，笔者虽能不揣冒昧，将自己的专业研究成果公著于世，但由于学识、经验、水平的局限，拙著难免存有疏漏舛错之处，恳望专家和同仁不吝赐教。本书问世后，倘若能使广大读者从中了解我国清末，以及东北沦陷 14 年的一些历史情况，认识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这便是笔者编著此书的夙愿所在。

最后要说的是，笔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参阅了国内外出版的部分著述，从中获取了极大的教益和启迪。书中收有多幅有关伪满及张景惠政治生涯的照片资料，具有较高的参考和研究价值。政协长春市宽城区委员会主席杨金祖、副主席桑鸿瑞，黄晋国，秘书长董德福以及文史办公室的有关同志，对本书的撰写与出版给予了大力的支持。爱新觉罗·毓璜为本书题写了书名。王立心、王大军为本书翻拍洗印了照片。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作者

序篇 泪洒荒冢

序篇 泪洒荒冢

将军堡，位于辽宁省抚顺之西部，是古今辽吉两省陆路交通线上的重要驿站。

距将军堡车站北侧约2华里，有一座南北走向的山岭，其状酷似一只横卧的“大虫”，故得名“老虎岭”。这里杂草丛生，砾石遍地，满目凄凉。唯有岭坡正面的无名河，水流潺潺，日夜不息，给岭上原本荒芜的景象增添了几分生机。

翻过面坡，登临朝阳的北坡，眼前便出现一片开阔地。这里曾是当地居民的“莹地”。不知是历史变迁的缘由，还是岁月磨砺的结果，原来堆起的坟莹已很难辨认，独有凸出坡面的三座坟莹，尚清晰可见。据当地老乡介绍和可靠的历史资料证明，这三座坟中埋葬着伪满洲国的三位官宦：左侧葬者为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中间葬者为伪满文教部大臣卢元善；其右葬者为伪满外交部大臣李绍庚。听当地居民讲，正因为这三位汉奸葬于此地，才破了老虎岭的风水，原留于北坡的老坟都先后迁往了岭东。因此，坡上只扔下这三座无人顾及的荒冢，长年累月地经受着自然风雨的吹打。

1959年7月，一个阴雨晦暗的时日。老虎岭被乌云所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上卷）

笼罩，坡面灰蒙蒙的一片，草木变成了暗绿色。就在无名河南侧的山路上，有两个人蹒跚走来。前者是位男青年，瘦高身材，穿着褪色的军装，年龄约30岁。后者是位中年妇女，身材适中，穿着东北妇女常见的青布褂子。她头上打着发髻，双髻中略见白发丝，面庞白皙，大眼睛，双眼皮，眼角处的鱼尾纹已清晰可见。她紧随青年人来到河边，抬头向老虎岭望去，那双抑郁的眼睛里流露出焦灼的目光。这时，青年人走了过来，伸手接过妇女挟着的包裹，携着她缓缓地涉过河水，向老虎岭的北坡走去。

这两个人中，男者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员李某。女者为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的遗孀张树卿。前些日子，张树卿从天津二姑娘的来信中得知，其夫已于是年5月间患心脏病死于抚顺战犯管理所。她此行抚顺的目的，就是准备将亡夫的坟迁往老家台安县。

张树卿由长春出发，经沈阳来到抚顺后，受到战犯管理所领导和李同志的热情接待。她原想找到儿子张绍纪（梦实）商量迁坟之事，可听李同志介绍说，绍纪已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前调往北京国际关系学院工作。既然绍纪已经调走，迁坟的事儿就很难实现了。她思忖再三，决定去张景惠的坟上看看，以表示作为妻室对亡夫应尽的心思。于是，就在这个阴雨晦暗的日子，李同志陪同她来到了将军堡车站北侧的老虎岭。

当张树卿与李同志登上岭坡，靠近三座坟塋时，浓重的乌云已渐渐散去，灰蒙蒙的天空上飘下了牛毛般的细雨。她默默地伫立在左侧的坟前，脸上没有丝毫的表情，任凭青丝般的雨水冲洗着自己的面颊。忽然，她好像想起了什

序篇 泪洒荒冢

么，转身从站在身旁的李同志手中接过包裹，取出一叠厚厚的祭纸放在地上，尔后蹲下身去从青布褂的兜中掏出火柴，准备点燃祭纸。可连划了数根都被雨水浸灭了。无奈，她只好站起身来，将一张张祭纸撕成碎片撒向坟头。

此时，张树卿望着风雨中缓缓飘落的纸片，一种无尽的凄凉和哀伤袭上心头。是啊，昔日伪满国务总理大臣的“六夫人”，而今伪满战犯的遗孀。尽管自己的人生随着时代的更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尽管自己在生活中曾得到中国共产党及人民政府的宽仁厚待。然而，这一切都很难使自己那颗充满悔愧的心得以慰藉和解脱。因为，自己的前半生毕竟与张景惠紧密相连，这是无论如何也难以改变的事实呵！

此刻，张树卿站在这座由砾石和泥土堆起的坟前，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愧疚和痛悔之情，大滴大滴的泪水夺眶而出，无声地洒落在长满野草的荒冢上。她又一次深深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之中，张景惠几十年宦海沉浮的情景又重新出现在眼前……

目 录

前 言	(1)
序 篇 泪洒荒冢	(1)
第一章 乱世呈枭雄	(1)
第一节 出世荒村	(1)



张景惠出身于辽宁省台安县胡家窝堡村一个农民家庭。其父张福生，其母梁氏，都是老实

的庄稼人，除料理田园外，又兼营豆腐房。张景惠虽说识字不多，也可粗读些古书典籍，在当时的村里也算读过书的人。他既做豆腐又卖豆腐，曾扛着豆腐盘在村中或台安县城的大街小巷叫卖，是远近闻名的“胡家窝堡豆腐张”。伪满时期人们送给他的“豆腐匠总理”的绰号，就渊源于此吧。

第二节 蛮夫浮子	(4)
----------------	-----



张景惠不安心于种庄稼、卖豆腐的生活，他整日泡在赌场里，赌赢了钱，便吃喝玩乐，任意挥霍；赌输了钱，便酗酒滋事，寻衅打架。他认为，务农不如赌博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

来钱快。当今之乱世，兵匪一家，男不为匪难入仕途，女不为娼难做阔太太。在他读过的有数的几部古书中，《三国演义》中的“桃园三结义”对其影响最深。他盼望着有一天能攀结侠义有识之人，啸聚而起称雄台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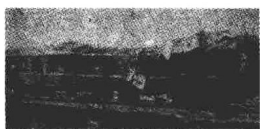
第三节 倚身绿林 (6)



距台安县八角台镇 20 公里的黄家窝堡有一股土匪，其头目人称黄老疙瘩。张景惠经人介绍入伙后，不仅练就了

一身骑马打枪的本领，而且与匪头黄老疙瘩相交甚密，不久便被推举为“二当家的”。消息传到了胡家窝堡，家里人都为景惠的所作所为担心，遂派其二姐夫亲赴八角台，劝说他弃匪务农。谁料，张景惠不但回绝了家人的好意，并且声色俱厉地说：“二姐夫，赶快回家去吧，我决不能弃匪为民。你要再劝我离伙，别说我‘插’（杀）了你！”

第四节 自拉“大排” (8)



张景惠来到台安后，经一位绿林好友介绍，认识了八角台镇商务会长张步云。张步云经营镇东的烧锅，是远近闻名的地方绅士。为了保护自家的产业，他原想组织商会“保险队”，可一直没有合适的人选。张步云本来就知道张景惠亦民亦匪的底细，又见他年轻体壮，善于骑射，

目 录

便荐举他组织团练，并担任团练长。只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张景惠统领的八角台“大排”，就迅速发展到了百余人。

第二章 发迹八角台 (10)

第一节 义结作霖 (10)



夜晚，张景惠设宴招待张作霖。酒过三巡之后，张景惠拱手向张作霖说道：“雨亭，萍水相交，感受颇深。虽说我年长几岁，但

相比之下，你正当华年，心怀大志，才智胜愚兄之上。八角台一方如有你支撑，日后定成大事。我自愿交出团练长之职，将人马归于你统领。愚兄退居副职，助你一臂之力，不知雨亭弟意下如何？”

第二节 受抚清廷 (15)



一天，张步云约当地的绅士杜泮林、刘东阁、李雨浓等，找来张景惠和张作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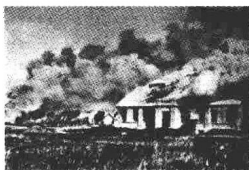
进言道：“庚子之乱刚过，八角台一域有作霖、叙五尽‘保境安民’之责，老夫甚感兴矣。然，眼下匪患仍存，民生凋敝，商旅不通。二位如再行绿林之道，恐不是长久之计呀？”“那先生有何良策？”张景惠追问道。“近闻，新民同知缪彭向知府增韞建议，为整治地方乡团，平服匪患，方行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

‘剿抚兼施’之手段。老夫看二位应以实力为本，接受官府招抚，以谋后日之新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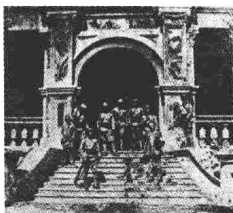
第三节 讹戮杜匪 (19)



张景惠一边侍候杜母吸食鸦片，一边诉说投奔官府的益处，每说到激动时竟指天盟誓，声称一切皆为立三弟着

想。杜母不知其中有诈，便唤来儿子商议接受官府招抚之事。杜立三唯恐不测，遂劝说母亲三思而后行。可其母就是听不进去，讲到动气时竟声色俱厉地呵斥道：“你怕什么，有泮林的信和你张大哥在，事情万不能出差错！”杜立三是个孝子，向来唯母命是从，便当夜挑选了10几名心腹弟兄，于翌日清晨随张景惠前往新民府。可杜老太太哪会想到，儿子此行新民招来的是杀身之祸呀！

第四节 风流管带 (26)



房中正在熟睡的女子，被张景惠的突然闯入而惊醒，霍地起身用被掩住身体，面带惧色地问道：“你是什么人？为什么深夜闯入房中？”“姑娘，你不用害怕，我是朝廷命官。今夜遇匪徒追杀，慌忙之中闯入闺房。姑娘如能容敝人躲避一时，日后当永隼不忘。”张景惠低声央求道。说话间，人喊马叫声由远及近。只见那女子躺下身去并掀起被

目 录

来，面含羞色地说道：“大人，房里确无藏身之处，只有……”张景惠闻言后先是一愣，但马上明白了女子的意思。人逢危难之时无法挑剔，他马上脱去官服钻入被中……

第三章 投机举仕途 (31)

第一节 驰奉保驾 (31)



忽然，革命党人赵忠鹤霍地起身打断了赵尔巽的话，说道：“总督大人既然不愿做违反东三省父老乡亲之事，就请当场宣布东北脱离清政府，响应武昌起义，声援民主革命！”“这……这……”赵尔巽张口结舌，无言以答，窘迫之中看了看站在身旁的张作霖。张作霖心领神会，便一步登上讲台，“噌”地从腰间拔出手枪，“啪”的一声放在桌上，高声喝道：“作霖身为军人，素以听命为天职。赵大帅是三省总督，敝人应尽保护大帅之责。在场的诸位如待总督于不平，胆敢犯上作乱，虽说作霖好交朋友，但这支手枪是不交朋友的！”

第二节 捧袁驱段 (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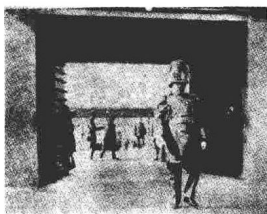
段芝贵自代张锡奎接任奉天督军后，笼络张作霖、张景惠、冯德麟、吴俊升等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奔走呼号。然而，袁世凯称帝后，论功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

行赏，分封爵位，段芝贵为侯爵，张作霖为子爵，其爵位低于段，张“大失所望，甚为不满”。张作霖及其伙伴对这位姓段的顶头上司，心中怀有嫉恨之意。

第三节 秦岛劫械 (40)



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冯国璋正在为秦皇岛军械遭劫事感到气恼和惆怅，满面愠容，静仰在办公室的椅子上，等候着“奉天王”张作霖的回

电。大约在10点钟，国务秘书蹑手蹑脚地走进室内，轻声说道：“大总统，奉天督军张作霖来电了。”“念！”冯国璋仰靠在椅子上说道。“大总统，还是你自己看吧……”国务秘书嚅嗫道。冯国璋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厉声喝道：“念！我就不信，张作霖还反了不成！”

第四节 辅佐“胡帅” (47)



张景惠在与吴佩孚的闲谈中，得知曹膝下有一女，名叫士英，年方7岁，尚未许人。谁知，说者无

心，可听者有意。他立刻想到张作霖的儿子张学思，年方8岁，尚未定亲，如果出面为这对“金童玉女”提亲，曹、张真的结成亲家，奉、直联盟即成定局。倘若联直倒皖成功，曹锟、作霖能亏着我这个月下老人吗？！

目 录

第四章 败北饶存生 (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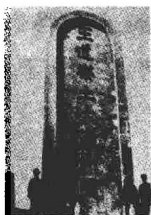
第一节 厌战败北 (53)



直奉大战，奉军大败。张景惠为逃避西线溃败和“负义亲曹”的罪责，在奉军撤退时没有返沈，而是在直系的庇护下躲

进了京畿西苑。1923年10月5日，曹锟以1356万元贿款买到了总统的高位，当上了臭名昭著的“贿选总统”。为了感谢张景惠在直奉战事中的亲曹之举，特赐给张一个全国国道局督办的头衔。

第二节 返奉赔罪 (58)



“叙五老弟，你这常驻北京的大官，可认得二哥了吗?!”吴俊升一进门便高声问道。张景惠先是一怔，然后仔细地观瞧来人：“哎呀呀，真的是俊升二哥。你在龙江当督军，怎么到北京来了?”“二哥我受雨亭之托，专程来请你这位督办返奉。还不是为了你这个‘老四’!”

第三节 混世“总长” (61)



张景惠从北京赴天津看望张作霖。见面时，张作霖说道：“叙五兄，许多人骂我投靠日本人，就连你也认为我去了东京吧?!”张景惠摸不清此话的缘由，只得敷衍道：“雨亭，你多想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

了吧。”“不，说我去东京，我这回还非进北京不可。咱这东北佬也要尝尝当皇上的滋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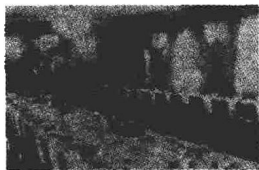
第四节 劫后余生 (65)



列车向奉天车站疾驶，行至皇姑屯桥洞子时，张景惠颇有感慨地对副官长刘汉卿说：“咱们总算又回到自己的‘一亩三分地’罗！”话尚未说完，只听“轰”的一声巨响，四周烟尘滚滚，沙石横飞，车身随之剧烈地震荡倾斜。张景惠被一块车板压倒在地，浑身上下皆被玻璃碴划破。他强忍着周身的疼痛高喊：“别开枪，伤着自己人！快去救大帅！”副官长刘汉卿闻声赶来，将他从车板和碎玻璃中救出。外面的惨景使他惊呆了：张作霖乘坐的包车被炸得粉碎。

第五章 屈膝媚日寇 (75)

第一节 特区长官 (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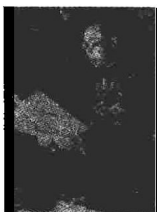


11月10日晨，张学良来到了张景惠府邸。“四大爷，请你老出任东省特区行政长官，代替张焕相之职，不知你意下如何？”“六子，你待四大爷不薄，你的情义我领了，可我已近花甲之年，恐难负此重任。”“四大爷，你就不要推辞了。你跟我父亲一辈子，我知道怎样对待你。到哈尔滨赴任，并不影响你

目 录

养老。”张景惠送走了学良，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呵！”

第二节 赴任金陵 (89)



晌午时分，由北平开来的 102 次列车驶进浦口站。列车刚刚停稳，站台上军乐声大作。张景惠内着黄色哗叽军服，身披酱黄色军大衣，神情恺然地走下车来。五天五夜的旅途辛苦，他竟无丝毫疲倦之感。他一边环视着四周欢迎的人群，一边行抱拳礼向前来接迎的官员们致意。人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个胡匪出身的旧军人，竟会高就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达官显位。

第三节 密会板垣 (96)



张景惠示意众人退下，随后亲自拿起茶壶为板垣斟满，并彬彬有礼地说道：“既然如此，就请将军直说吧。”“阁下是东北军之功臣，满洲政权之元老，难道说就甘心于目前的地位和处境？阁下如能与帝国合作，东三省之权力便可由你一人所掌。至于张学良吗，根本不用放在心上，凭阁下在东北军政界的身份和威望，岂能受他的摆布！”说到此，板垣的脸上露出了狡黠的笑容，将一张 50 万元的银票递到了张景惠的面前。